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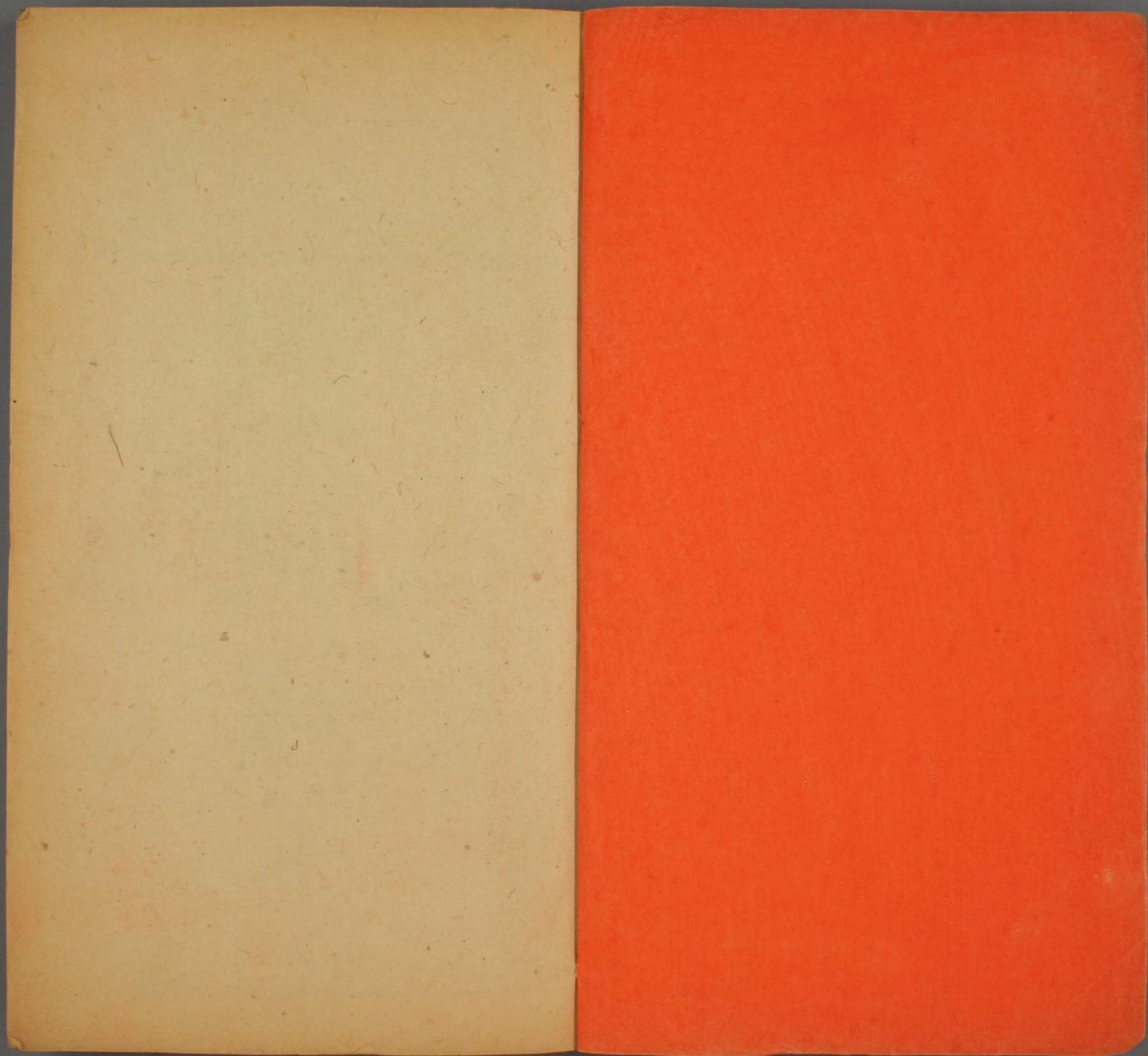
13

ル  
3391  
1



067.78

13811



增城縣志



門 5  
號 3391  
卷 1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30.1.18  
藏書

辛酉秋彙成

重修增城縣志職員

主修

知增城縣事 王思章 成都

總纂

翰林院編修 賴際熙 邑人

進士禮部郎中 陳念典 邑人

優廩貢獎給副貢度支部主事 湛澗芬 邑人

纂修

舉人雷州府教授 何宗愈 邑人

拔貢七品小京官 郭燦 邑人

總編校

附

生 劉松年 邑人

分纂

廩

貢 梁 璆 邑人

歲

貢 劉廷樞 邑人

選

用

訓

導 劉昂樞 邑人

附

貢 黃貢球 邑人

附

貢 劉延昌 邑人

優

附

生 陳流芳 邑人

優

附

生 單孔儀 邑人

郡庠生兩廣優級師範學堂畢業

馬衍鏊 邑人

分校

廩

生 鍾慶桐 邑人

采訪

歲

貢 尹應機 邑人

附

貢 趙姜駒 邑人

廩

貢 王寶球 邑人

廩

貢 吳煥榮 邑人

恩

貢 朱桂榮 邑人

五品銜賞戴藍翎選用訓導

湯應良 邑人

廩

貢 歐陽榮 邑人

歲

貢 鄭寶康 邑人

附

生 黎朝信 邑人

附

生 陳槐森 邑人

廩

生 湛錫高 邑人

廩

生 陳藻 邑人

附

生 單士桀 邑人

附

生 毛藻馨 邑人

附

生 吳蓉焯 邑人

附

貢 劉萱榮 邑人

附

生 何慧文 邑人

附

生 張惠蓀 邑人

附

生 陳公鎮 邑人

附

生 朱拱裳 邑人

優

生 陳振聲 邑人

優

生 劉步青 邑人

附

生 吳玉堂 邑人

附

生 賴葆森 邑人

附

生 鍾士傑 邑人

監

生 王百宸 邑人

例 貢 潘作藩 邑人

繪圖 測繪學堂畢業生 廖景程 南海

庶務 布政司理問加二級 鄭秉藩 邑人

朱應祥 邑人

增城縣志序

增與莞為鄰邑莞之有志始於元縣尹郭應木而成之者宋遺民陳庚也增志不知始何時據舊序稱增故有志歷代縣遠不可考正統甲子邑人李君修之余謂此亦當始於宋之遺民何者宋之亡也吾粵士夫不食元粟惟莞與增為多明袁昌祚嘗輯宋東莞八遺民錄書已佚余續摭輯之自趙必瑑而下凡得二十餘人增則如陳希聲侍郎 大震 廖叔祥太尉 金鳳 李叔膺縣令 肖龍 皆首陽高蹈大節凜然他若鄭聰老之私祀孔子冀存正學石文光之募兵交趾歸保維桑於易代後卓有



表見卽葉野舟陳息卿輩亦著書樂道以終餘年而叔  
膺尤銳意撰述莞李春叟所爲墓志稱其撰易傳編五  
教書菊坡言行有編見聞有錄皆所以植民彝扶世教  
然則增之有志必叔膺等勗爲之可知也自明而後增  
志續有修纂而崇禎辛巳及 國朝康熙癸卯癸丑三  
志總其役者則盧休菴明一人休菴嘗從唐王入閩桂  
王時復官監察御史國亡不仕放浪山水間因自號休  
菴觀所爲癸卯癸丑志序旣自言身隱焉文又自稱編  
氓朽質其志節比之希聲叔祥固無多讓而於增志獨  
不惜以垂暮之年勉力爲之者其亦叔膺植民彝扶世

教之苦衷也歟賴君荔垞余館中舊友也辛亥之後與  
余同竄迹海濱昕夕聚首時余方受邑人之託爲莞志  
未成而賴君以所纂增志見示且囑爲序言以弁簡端  
余惟陳隋之世及宋開寶間莞與增郡縣治嘗合故風  
俗之醇樸與士夫之敦尚節義大略相同而增則菊坡  
之勲業甘泉之理學尤蔚然爲世所宗世道陵夷異端  
蠱起賴君生是鄉步先正之典刑作中流之砥柱其纂  
是編蓋與叔膺休菴同此志也若其搜采之勤體例之  
善觀所作例言自知之無俟余之贅述也已時屠維協  
洽相月晦日東莞陳伯陶謹序

重修增城志序

昔仲尼觀夏殷之道而歎文獻不足徵蓋鼎革以還故老銷沈遺編散軼斯文絕續抑有難言然網羅舊聞以信今傳後固舊史職也余同年友賴君際熙曩者同官柱史辛壬國變偕遁香江顧君旣遜荒則謝絕國事然日手一編未忘舊職毅然有抱闕守殘承先待後之志君增產也值王明府思章作宰是邦慨邑乘之久闕不修無以昭茲來許屬賴君總撰輯之事君乃與同邑諸遺老發憤搜羅拾遺補缺雖竄身荒島猶以書局自隨期月書成問序於余余惟修史之難莫難於志國史之

志郡縣志之積也一代之典章制度散紀於諸郡縣志而國史集其大成其在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此侯國史也方之於今則省志也惟成周有鄉官制無郡縣制鄉大夫黨正時稽其夫家物產歲書其德行道藝方之於今則郡縣志也三年獻民數之版與賢能之書於王王受而藏之天府太史小史蒼萃成書則邦國志也郡縣志顧不綦重乎哉賴君既未忘國史舊職以世變方殷未遑將事去歲始就省志局總纂之聘退而先修志於邑以爲省志基礎亦卽爲他日一代史志之權輿然則君之志事在彼不在此未嘗以廢興窮達稍渝夙抱

也抑嘗考增之爲邑界五嶺南居郡東偏羅浮增江山川靈秀代毓奇人於宋若崔清獻於明若湛甘泉德行政事後先輝映惟賴君間世篤生獨以文學彥爲良史才固足媲美前賢增光史乘已又嘗考增志初修實成於湛先生諸弟子之手而斯志續修適成於賴君諸遺老之手余以爲湛先生之道學質家也賴君之史才文家也一質一文遞嬗損益而一代之典章制度出焉著作之興關乎時會其不信乎若夫茲編之作其文辭之茂義例之精天寶物華地靈人傑紀載綦詳宜異日採風者所取資焉固無待余之序述惟余於賴君職業同

志事同君獨成茲偉業余既未與於省志之役卽邑志之修亦志焉未逮斯則撫茲編而滋慙也歟南海區大典序

重修增城縣志序

州縣立志肇於前明封建旣變爲郡縣則州縣地域卽儼然古之侯封州縣志乘雖不能擬於國史然不能擬者史策之體裁與史官之制度至於徵文考獻以待朝廷之采取則一也夫史爲記言記事之書狀述則爲一人之史譜牒則爲一家之史志乘則爲一方之史紀傳則爲一代之史分之爲一人合之爲一家辨之爲一方斷之成一代惟分者已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朝廷修史必將取材於方志而方志之中則統部取於諸府諸府取於州縣然則州縣志乘下爲譜牒狀述

所統滙上爲部府朝廷所徵實固中樞之握要也歲丁巳廣東開局修通志熙得與纂輯之役載筆伊始卽徵集各府州縣志書以資蒐采惟增城縣志成於嘉慶庚辰年在阮文達修通志以前事應收錄者阮志皆已采取繼此未有續修故今茲無可摘拾邑宰王公思章乃徵集衆意乘時續修以備通志取材屬陳部郎念典湛主政滌芬與熙同總其事熙學植荒落重以竄迹海濱鉛槧束閣撰述荒拙曷所贊助幸義例則有舊志成法遵守事實則有采訪諸君搜羅文章則有分纂諸君筆削事以因而易成力以衆而易舉熙得橐筆以從其後

匪討論修飾敢詡其能祇斟酌損益以求其是再閱寒燠遂竟其功全書類次一十七卷編三十一文成五十萬雖鉤沈考逸擇精語詳未遽自信能無闕憾惟編摹宗旨是繼續前志例如班固繼史記而作漢書凡史記所有者皆全錄原文不加點竄其史記未見者始依次載入以成斷代之例不敢效歐宋修唐書五代史而誇事增于前文損於舊蓋故籍具存世運日進事可因時而增文不可任意而損此則熙與陳君湛君所堅持而秉筆諸君亦能始終恪守者也邑人賴際熙序

增城縣志目錄

卷首

例言

舊序

典謨

卷一

輿地一

輿圖  
都圖

疆域  
里廛

沿革  
墟市

分野  
著姓

戶口  
風俗

卷二

輿地二

山

川

水利

氣候

卷三

編年 災祥 大事紀

卷四

建置 城池 公署 倉庫 監獄 考棚

卷五

名勝 古蹟 勝蹟 亭榭 坊表  
碑碣 塚墓

卷六

財政 歲入 歲出

卷七

戎政 兵制 汛防 教閱 巡哨  
馬政 軍器

卷八

教育

學宮 學官 學生 學堂 書院 社學  
義學 附鄉飲酒禮 習射 救護日月  
接認 養土贍租

卷九

實業 物產 礦產 種植 工商

卷十

交通 鐵路 船舶 橋梁 津渡  
郵政 電綫

卷十一

祀典 秩祀 廟祀 祠祀 寺觀

卷十二

慈善 善院 教堂  
涼亭 義塚

卷十三

職官一 南朝宋 唐 宋 元 明

卷十四

職官二

卷十五

選舉一 宋 元 明

卷十六

選舉二 國朝

卷十七

宦績 附謫宦

卷十八

人物一 崔湛本傳

卷十九

人物二 列傳

卷二十

人物三 列傳

卷二十一

人物四 孝友

卷二十二

人物五 隱德



卷二十三

人物六 藝術 流寓 仙釋

卷二十四

人物七 耆壽表 附五代同堂

卷二十五

人物八 列女

卷二十六

藝文一 書目

卷二十七

藝文二 文選

卷二十八

藝文三 文選

卷二十九

藝文四 詩選

卷三十

金石

卷三十一

雜紀

例言

一 斷限 今志是續嘉慶熊志熊志訖於嘉慶二十五年今志故接嘉慶二十五年爲起現省修通志議定斷自宣統三年今志故亦輯至宣統三年爲止

一 紀載 方志爲史部要刪取裁固貴精嚴紀事總求詳贍茲全書底本舊志而博採近代事蹟並旁搜通志府志嶺南人物傳諸書及其他古今載籍參互考訂不厭求詳凡於前志所有者概不刪削前志所無者廣爲增入其增入之文皆注明出處闕有前志所採稍違於事實者時或釐正一二亦必別爲按語附

考標識於後

一編目 熊志纂輯距今已閱百年法度迭有更張事業時多創制有非舊志類目所能包括者則分合增損之間不能無所移易以求適合前志首卷編爲例言舊序 典謨自一卷起編分輿地編年山川建置學校經政戎政祠祭勝蹟職官選舉宦績人物藝文金石雜記共爲類十六爲卷二十都約三十五萬言今志除首卷悉依前志自一卷起則編分輿地編年建置名勝財政戎政教育實業交通祀典慈善職官選舉宦績人物藝文金石雜記共爲類十八爲卷三

十一都約五十萬言後起事迹期在網羅勿闕前書紀載亦已融納無遺編制稍殊義例則一也

一體要 夫爲政必先綱紀治書必明體要政者事也志者言也方志爲一方政要必綱舉目張有條不紊乃足備爲政者所取資今志首弁 典謨重王言也正月必系周王魯史必稱周典如綸如綍固載筆所必尊而史例所至重也次爲輿地考形勢也縣之有由立也山川阨塞連而屬焉水利江防挈其要矣次爲編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非編年弗爲綱也次爲建置人功修也城池廨署以至倉廩壇社以類

附焉次爲名勝扶大雅也憑弔古昔感發來茲矣次爲庶政法度立也戶田賦役之隸於司徒郵遞兵防之隸於司馬營繕制作之隸於司空祀事之屬於宗伯訓士之屬於成均皆洪範八政之經也次爲慈善宏胞與也鰥寡孤獨廢疾有養亦王政之端也次爲職官昭典守也長佐將弁師儒政教所自出而卓然者爰斯傳矣次爲選舉辟俊才也論秀書升興賢與能周官是詳勒邦乘者所不容緩也次爲人物次爲藝文次爲金石一以徵文一以考獻一以博古皆以搜羅放失謹備遺忘尤爲乘時之要務也至於序例圖譜系於簡端餘文剩義綴於篇末子目雖繁大綱斯挈體用具備經緯燦然皆此書搜采之程序編輯之要領也

舊序

明

嘉靖 戊戌志序

廣州諸邑以地望者必曰增城蓋嶺海之奧區而山川之滙會也自漢建安創置以來千有餘年而儒碩薦紳崛起其間人益顯而地益勝稱文獻於嶺南舊矣邑故有志譌舛殘闕邦人病之歲丙申吾桂文君成之來宰是邑既明年政通人和爰取舊志屬鄉進士張原道氏任纂修之責乃發凡舉例因舊爲新搜羅金石之文攬撫子史傳記之說爲天時志爲地理志爲人物志爲政

增城縣志 卷之四  
事志爲藝文志爲雜志爲通志總若干卷而太學生梁  
檣汝教暨其弟祿申之則分任參較者也旣成帙寓書  
于太宰甘泉湛公請裁定焉予頃得而觀之其辭文其  
事覈其立例精蓋詳而不複典而不浮秩然粲然經世  
宰物之用畧具於此可以觀矣於是大學生顧宗見卿  
黎潮信卿陳平習業可暨其弟平軾憑可輩以公之命  
來屬余序不獲以不斐辭也乃作而言曰一邑之志一  
邑之文獻在焉誠不可以不重也昔夫子欲言夏殷之  
禮而嘆杞宋之不足徵則文獻之在天下雖聖人亦有  
不能外焉矣然自小史外史之職廢重以秦人坑焚之

變世之文獻不能存什一於千百生乎千百載之下而  
欲尙論於千百載之前安所取徵也哉此四方之志不  
可不作而司政教者不可不加之意也我國家稽古右  
文自朝廷而藩省而郡邑蓋各有志固職方氏之遺也  
增爲廣南望邑地稱勝絕代有文賢而舊志殘闕其奚  
可哉嘗考茲邑在宋紹熙巳日趨於盛若清獻菊坡崔  
公卓以勛烈德望名天下而垂後裔繼若李肖龍張度  
諸賢重以科名宦業顯聞於時浸淫以至於今日未艾  
也意其風氣之所萃山川之所鍾天地造化之所陳列  
必有夙異非常之倫獨當其勝者思欲一造其地以觀

其所謂勝未能也乃今獲睹是編不待履其境而茲邑山川風氣之勝與夫天時之蘊地理之宜人物之情政事藝文之美雜志通志統會之迹一撫卷而盡得焉寧非幸歟嗚呼茲邑之創距建安以迄於今非一日矣記載之書前此無聞焉迄於今日始克成書其將有所待耶維甘泉公炳靈毓秀實產茲邑方以道學倡海內懿德崇望爲時儒宗茲志之修紀述獨詳焉尤足以徵今日道化之盛此所謂有待焉者也詎偶然哉詎偶然哉嗣自今臨蒞茲邑與凡生長乎茲邑知茲志有關於政教是繼是承以迓續於方來將嶺南文獻永永有徵雖

傳諸天下可也獨增城已哉諸君子修輯之功於是乎不可泯矣文君名章舉廣西壬午鄉薦有治才克以儒術飭吏事張君名文海邑人舉戊子鄉薦博雅而文甘泉公高第弟子也法宜特書俾來者有考云嘉靖戊戌太常寺少卿桂林張星

萬曆

丙子志序

敘曰楊越之南增城稱名邑焉周秦隸南海載職方漢建安徙治於茲山川靈淑鳩凝焉是故循良代著而文獻足徵矣歷歲悠邈古今記籍未究討論名進士王君來長邑人和政暇禮邑之大夫學憲胡公開局立例爰

新邑志條流既明書成屬余序於首簡余維志者史之流也存往而訓來焉蓋述作者之謂也其義則悉取之經而存乎其人胡大夫名家良史才也吾於其義例可以觀矣竊聞之君子於封域人代之紀也率先於表其產之良故可使人同心而向道何者彰故蹟宣人文天下言志之大綱也封域之中儒英賢豪出焉以資形勝則麗以崇河岳則靈以宗輿方則峻以高大德業則久以經緯王猷則遠豈但成一書於一方已乎故曰羅浮離海千載一人雪應星臨海濱鄒魯蓋言楊越之南鍾靈而產瑞也而在增城一邑若宋崔清獻本朝湛文簡

殆其人矣是故躅懿前修而嗣起人文邑長王君循良之澤永被風教其嘉績固可睹也若夫博綜古今備物垂軌褒勸敘而炯誠昭倣取遷固法兼述作之遺者胡大夫有焉倚乎盛矣邑長王君名良心字性德永嘉人辛未進士胡大夫閩學憲名庭蘭字伯賢邑人庚戌進士法得於序並書之萬曆丙子南京工部尙書南海陳紹儒

又序

增城廣南望邑也創治于漢建安間其來已遠蓋自羅浮毓秀邇迤而西爲龜鶴二峰而增江之水發源龍從



南流與縣治合屹然爲一方稱雄焉民居物產因之蕃衍而尤宣洩於人文在崔清獻爲古今人物國朝科目勲猷後先相望而湛文簡講學爲世儒宗猗與盛矣增故有志厯代綿遠不可考正統甲子邑士夫李君修之存其梗概嘉靖戊戌龜峰張君仍舊而重訂之距今四十餘年事多缺而未備也余宰邑四載于茲日夕瘞曠焉是懼而是志未成將無以考前修而則于治乃與本學莫君可尙裴君鏗羅君宗堯謀曰夫志者志事之書也所以表一方之勝而廣文獻之傳者於是焉在近世任其責而纂修者代不乏人然掇拾緒餘而事實罕據

其失也疎黨伐異同而評品不當其失也謬疎與謬均爲作史者病也邑大夫督學相江胡先生負衆望而有良史材斯其會矣文學三君亦以爲然乃束幣帛敦請先生難其任弗之許請至再而後許之遂合單生丕訓吳生良弼黎生元熙尹生思敬于公署先生則蒐輯前聞分門析類取舊志之繁蕪釐而正之閱期月而志成以授余余覽之喜曰是可爲信史也已昔孔子作春秋而日知我罪我必在是書而至觀夏商之禮則深慨杞宋之無徵何也國非文不彰非人不成也郡邑固國也先生此志述古今綜名實而旨意所存則又先立乎其

大故氣候輿圖錢穀財賦之具載可以觀風城郭溝池禮樂兵刑之沿革可以考政古今人物之事蹟而美刺行乎其間可以論世用是以則於有位以風示一方其可傳也夫是役也文學唐君晨僚佐蘧君克讓亦與有勞也例得並書萬厯丙子邑令永嘉王良心

萬厯

壬辰志序

辛卯之冬粵督學使者羅公萬程較多士旣三期而教成矣又思所以風勸景仰而教之無窮者有如道德楷範在民宜祠文物政俗異尙宜志或闕焉不修何以開來學議以二事上之中丞蕭公彥直指王公慎德咸曰

可檄下諸郡縣亟修之增故有崔清獻祠于菊坡仍舊猶可陳俎豆惟是邑志修自丙子又十有六年于茲雖山川風氣不殊而人物異趣俗尙與化移易及今志焉可爲信史署篆丞李君逢春用獨以是請迨壬辰夏衡奉計典無罪至自京樂有是舉顧竊惟史筆柄域中大權實難其人謀諸博士孔君麟鍾君繼樑于縉紳鄉先生得尹君思敬淵涵冰識鄉評所重于子弟員得王生公魁潘生禹貢吳生綱黎生許皆秀雅而文爲使者所賞識者諏日函幣率同僚造其廬再三聘焉致之厥局採摭蒐羅鉅細靡逸惟四生所修飾惟尹君所裁定不

逾月而脫稿錄以示衡拜受而閱諸參較舊志未備有  
補諸凡有論述其所可徵寧闕其所未信其宦于茲賢  
者美令人有慕思不肖者刺令人有創艾衡蓋益廩廩  
焉計過不暇懼弗免於官謗後此而宦者覽是編當亦  
有是心增有達而宦四方載是編以往置之座隅吾知  
其心亦猶是也然則是編固有大裨於來學卽謂增之  
春秋可也亟付簿佐姚君廷俛召劄刷氏梓之以傳用  
以副使者無窮之思云萬曆壬辰邑令長樂林繼衡

又序

先是十有六歲維丙子敬猶諸生邑當輯乘敬濫竽焉

職斧鋸眎都料杖指甚血汗顏至今客秋以內艱自石  
城歸方寸塵滿鉛槧束高閣何敢言撰述事適邑令林  
侯與博士孔君鍾君儼然造曰臬使者令邑志未備者  
修君其爲政敬謝曰此鄉先大夫胡公任也敬於先大  
夫無能爲役又病請辭林侯不可頃之則以幣來三四  
謝竟不可也敬慨然曰侯其以老馬識舊途乎不知其  
已憊矣迺偕邑弟子王潘吳黎四人至局祝曰毋阿好  
毋私憎毋市交毋首鼠惟其當誰爽是有如日遂各抒  
胸臆矢睹記丙子而後壬辰以前風土人物政事宜增  
增之宜因因之宜革革之例以義起事以時易蓋旬日

而稿竣竣則諸士欲敬有言顧敬益病不能文然不可無以復林侯是因強引俾藉手報政焉其校而鈐諸政在侯矣萬曆壬辰石城縣知縣邑人尹敬思

崇正  
辛巳志序

邑令陸岫青同年以內召行賢攝事五閱月而增之志成薦紳先生屬賢弁簡端賢受志讀竟因廢書而嘆曰今而知邑之不可無志也志者識也微志則天文之分野氣候之乘除輿地之延袤山川之綿邈土田之貢賦戶口之殷繁學校之鼎新人才之蒸鬱與夫貞夫節婦之志操鳥獸草木之蕃碩奚由以辨惟此志成而星垣

不爽其度節令不愆其期且也城池村部山埠泉源賦役版圖芹宮草澤處處較若列眉是何異於漢胡寬之營新豐也寬所爲儼豐者凡夫公府民舍塗道垣宇一一畢肖而後生物莫不各趨其故則此志之一班也若夫神禹之鑄九鼎就其方隅之所有若彼毒蟲猛獸山妖水怪之不可窮詰者悉羅而載之俾民不逢不若豈徒類今之一孟一釜屑屑焉誇秦鑄漢刻侈高價於辨古者哉則此志又疑與九鼎並垂不朽雖然多識其小者耳論其大者遠者則莫如宦績之與人文紀經始則知望景揀度之勞紀治行則知撫字循良之績紀武功

增城縣志 卷之四  
則知禦侮敵愾之烈紀城守則知增修式廓之勤紀祠  
廟則知崇功報德之典紀廉仁貪墨則知先程與創艾  
之炯鑒不可靡靡假易也而於是辨官聯飭吏治比於  
功令之所宜四事成正罔缺一何犁然也至於証地炳  
靈煥爲人傑而篤生賢豪則有若古亞奭之首闢文明  
也煦育編氓功載綿竹鄭以言宣教成均皆增圭臬寢  
昌而抵南宋則有崔清獻之活町萬人尋定邕變疏陳  
十事福瓊海濬濠創砦格和議而更亟亟於訪政求才  
之請安人寬稅之圖鎮蜀密防磔叛靜廣偉績不可縷  
指謂非當日承天之一柱乎李叔膺之刻聖賢木主所

以詔民彝張景儀之條舉銓選所以新王政吳弋陽之  
抗璫焯湯懋誠之破負隅廬黃門之劾閹瑾救川饑均  
猺課誅黠賊則固翹然杰出者乎若乃理學正宗則甘  
泉先生也佩白沙全放下一語超然遠到遂佐江門振  
鐸復與陽明先生商訂良知而正學益明其格物通天  
德王道疏深契聖諭敬一之旨究歷三部尙書而所著  
心性書大全集羽翼聖經之力豈其微哉從之遊者爲  
張建始伍聊城謝湘陰迨周通叔橋梓之令東明桂平  
皆得以儒術稱胡學憲之初權維揚也歸羨餘四萬金  
於公家而蚤寢譁伍返風殲倭在閩閩完在滇滇定孰

謂摘藻如春華無益於殿最者哉嗣是而黃肖甫宰邵武盧賢甫宰望江劉鎮中以廷評終養祖母黎孺慕與李令伯無兩致潘民部之令鄱陽旣創牛廩倉房以利民督儲又杜侵耗以繕餉是爲能吏之最王萃乾之理盱也息亂辨冤減稅瞻士盱人懷之不已而爲之特祠何憲周之以管餉遇變死難至今凜凜猶有生氣若諸君子者一弛一張文事武備旋璣奠軸扶世淑人儻所謂裁成輔相者非耶由斯以談惟人之心性正則正天地正朝廷正邦國閩域邊疆以迄兆民品彙蔑或弗正而人不綦重矣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願增之來者

其共有以勗諸此志始事爲陸岫青令公讀其修志一引甚爲深切著明其負良史才而無僭濫於筆削者爲會令尹而吉黃勳寺應暉翼相釐正則文學黎生粵俊何生鉞鄭生士璧盧生弼吳生雲路吳生應新陳生兆正輩實加贊焉余不佞賢則藉一日觀厥成而僭爲之序崇正辛巳廣州府推官署邑令天台牟賢

又序

平湖陸侯令余增百廢具舉報政之明年進博士弟子員謀修增志以載筆屬勳寺黃君拱寅暨不佞受益而纂輯則屬黎生粵俊徵事較讐則何生鉞鄭生士璧吳

生雲路盧生弼吳生應新陳生兆正交任焉甫期月觀  
厥成侯脂車膺內召去余竊嘆增文獻藉侯有徵而稽  
往信來是是非非藉諸君子相與猶行古道也蓋在周  
禮小史志邦國外史志四方具有司存權無旁落後世  
史失其官封建胥爲郡縣十羊九牧官舍傳郵後簿書  
而先董狐旣非其急乏三長而謬乞米尤非所尊志中  
淪職此故耳文皇帝神京再造亟以志一統命儒臣意  
良深遠今皇帝頒保民四事綜賦役全書俾中外有所  
持循萬里披圖如見聖祖神孫其揆一也侯起著姓憲  
舊章入增初輒慨然志修周官之禮念理絲先其緒治

國如烹鮮首飾鬻宮貞教繕臺隍樓櫓銷萌實倉廩餼  
糧飽士當東師戡定文武恬熙迺闢研田圖不朽嗟乎  
增剏治建安閱人代何啻奕碁閱昏朗升沈何啻白衣  
蒼狗且也裒然百里雁行古大國諸侯而志邦國志四  
方餘千百年足音殊聞華車藍縷厘厘從正統昉嗣而  
嘉靖戊戌而萬厯丙子壬辰前後纂承于喁相和其間  
洪纖之故得失之林微第裨否興觀而一統志載貌山  
邈然無考夫禹貢經野必繫山川以山川與天壤蔽耳  
今竟同草木湮而謂鸛雀蚤蟲之過能關其一瞬耶余  
受命兢兢虞隕越顧枯腸禿穎不逮先民余何敢諱而

挂一漏五或失之疎瞋目餽心或失之任昭明爲鳳六駁爲檀或失之誣則寤寐拳拳所不敢出也是故研田上下與諸君子方駕馳一切禮樂之時隆時污錢穀之時羸時絀五戎之時張時弛五聽之時祥時濫土俗之時淳時澆文物之時興時替畋漁載藉咨度風謠與黃君嚮時所輯增江逸志諸書采狐腋成裘羅山珍成錯至秩官人物尤稟褒誅皦日嚴筆削秋霜循其名必論其世慊諸獨仍商諸同寧違孝子慈孫罔奸公評清議使人倫師表一披圖曉然如日中天歷來禮樂錢穀兵刑土俗一披圖如日之在曉冰之在壺偶奇蒼素之在

把也夫工之肖貌也必神明勝於添毛士之讀書也必精神貴於糟粕然後覲面千秋兩稱無憾志一方文獻何獨不然雖然天下事日異而月不同增在今何似建安亦何似嘉隆萬厯考粵志增士攻學術恬營求民急農桑緩商旅令人矜宏麗鮮家修賈豎競鹽鐵錐刀齊民希竺乾福利治遊六博鷹眼狼心先朝善俗之遺蕩然俱盡加以頻年兵興徵急繕煩三一無餘枵然菑畝頃湯里汾之慘石龍頭之變江口之質子禦人爛禾崗雁羊陂上下坪之魚然嶠虎耽耽四封嗷嗷天幸假我君侯吾黨得狎漁樵弄柔翰從容文獻也哉夫赤日不



耐不爲寒冰絺綌不耐不爲狐貉龍門積石不耐不爲江河日浸月淫幾成莫返而一良令勝千百強兵增食侯多社寧有量焉故由今而前增月異而日不同侯綰其轂今而後月異而日不同侯之志又綰其轂也語曰文武不備良民懼又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其在斯歟其在斯歟或者謂衡過殆鏡過昏有治人無治法則株守一編又無當民譽之持循經國因時之盛軌也諺曰跣則鹿舄則肉蕭規寧局守哉富有而日新之仍奢望于後之君子邑人寧德知縣曾受益

國朝

康熙  
癸卯志序

國有史邑有乘雖鉅細懸殊而於以備蒐討示勸懲其道一也古者太史採詩以觀民風司市納價以觀民俗雖窮陬僻壤無不可徹廣旒之視聽迄於今輶軒之不出幾何年矣朝家文獻茂草空餘至吾粵兵燹頻仍之後省郡邑乘每多散落嘗欲溯張曲江崔菊坡之遺風佚事以及先朝湛甘泉併邱霍諸先生經國遠猷知行正學一爲之殫明而菊坡甘泉二先生兩朝典型皆增產也考增志陳隋宋開寶之間東官增城郡治嘗合不特井里繡錯山川迴互已耳今增則東拱羅浮南濱大

海鶴峰虎門屹然都會故代有傳人紹見聞作述之統緒但山盤鬱多盜且由省會入惠潮水陸衝地溫陵徐侯下車茲士凡催科戡暴諸大政悉已不遺餘力暇日卽留心文獻思以紹前垂後時值粵東底定當道檄下令郡邑所司纂修邑志廼謀鄉碩得廬先生元英吳先生君鼎二公具班馬才攬撫釐正補所未備鬻士則黎生粵俊屬之纂輯黃生世徵鄭生志釗吳生躬瑞陳生漢英各灑龍賓相佐侯意符行速先各邑以告成是科湛文簡先生之後卽有湛君鳳光弁冕省試則侯振興文教已有其徵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侯之政以增

志而傳而志以侯成則增之聲明文物亦將藉侯而傳其間嚴義例覈名實列異績而表先型闡幽貞而揚節義皆足令人興起昔夫子欲言二代之禮竊嘆杞宋之不足徵而致憾于文獻不足今此書綱舉目張美惡具備行且獻之當宁貽之百世紀實傳信彬彬可考豈獨一邑文獻藉以不朽哉志成問序於余余謝不敏但增之先旣與東官同治卽余子姓今猶有處相江者義不敢辭爰序之以俟後之採風康熙癸卯吏部郎中東莞尹源進

又序

增城縣志 卷之六  
國朝混一區宇中外咸歸版圖吾粵實在內服今奉憲  
行有修廣東通志之舉檄郡邑會稿惟謹甚盛典也增  
志修自崇正辛巳弼實與余友吳君應新文學黎君粵  
俊共事焉越今二十又三年其間鼎新修舉兵農禮樂  
總非一端因革損益亦非一道維時溫陵徐侯蒞茲  
邑以志事而謀諸學博林歐二先生相與枉過做廬屬  
弼與吳君共載筆弼老矣身隱焉文以負知己返幣再  
三不可乃勉承受事以贊成一時之盛舉徐侯喜曰是  
則增之山川徼惠於子也於是羅致境內髦士設局分  
曹編摩之役耑屬黎君粵俊而採摭較讐則文學黃君

世徵鄭君志釗吳君躬瑞陳君漢英交任之弼不佞亦  
自忘其固陋與吳君共刪訂前志蒐輯近事合衆長采  
輿論釐爲一十四卷閱半載而書成徐侯屬弼一言以  
引其端余惟省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載天下之事  
其所書者簡而嚴志紀一省之事其所書者詳以覈然  
而省之所書多本於邑之所錄所係固重矣昔宣宗唐  
之英君也命詞臣纂次諸州境土風物故能成大中之  
治蕭何漢之賢相也收秦圖籍具知天下扼塞戶口多  
寡之處故能成佐命之功徐侯奉行修志之命日惟兢  
兢意良深遠况在一邑境內山川之險易風俗之淳漓

增城縣志 卷之四  
貢賦戶口之登耗人物之盛衰俾得開卷備覽而知之  
則所以施諸有政者不出戶庭而得之矣徐侯之惓惓  
於邑乘也其亦有意於斯夫邑人盧弼

康熙  
癸丑志序

今天下偃武修文左相班馬接踵分曹握管而纂千秋  
之業無論晉乘檮杌彪炳宇內卽遐陬僻壤邾莒小國  
莫不標其風土人物之勝以雄一方矧增城爲嶺表望  
邑崔清獻湛文簡之遺風具在美盛當傳幽微當闡乃  
邑志自鄉紳盧休菴先生修于癸卯經今十載天道十  
年一轉況人事乎余承乏增邑幾二載唯斤斤錢穀是  
問催科拙于撫字心甚慙之一日披邑志始于輿地終  
于雜志卷分十四提要鈎元洪纖畢備洋洋大觀也哉  
迺坐堂皇而問賦賦登耗異矣問田田荒瘠異矣問戶  
口戶口生熄異矣有如按圖考稽而及遠方之小臣將  
何以置對也方今

聖天子銳意國乘遠稽數百年之業而更新之莫不曰  
徵信采謠宜備于郡邑始增志所未備者近十年事猶  
然未成書也于是介幣敦禮仍謀諸鄉紳盧先生先生  
曰今之文學士嫻于史無如黎生粵俊及黃生世徵鄭  
生志釗皆博雅而文經修前志可駕輕而就熟者余因

增城縣志 卷之四  
造廬而請焉乃于孟夏開局檄父老條上隱顯纂輯之  
役則專屬之黎生粵俊兩生互相讐推盧先生爲之載  
筆刪潤俱已不遺餘力適孝廉湛君鳳光歸自燕更爲  
叅訂閱兩月而始成完書不佞岳以膏晷之暇反覆訂  
之頓覺綱舉目張詞義嚴正凡山川疆域風俗貢賦禮  
樂刑政之屬不惟詳其因革而且周其謨謀隨事著論  
不隨不苛存實去浮足稱信史然種種責在職守意綦  
重也竊稽循良代起徽音莫繼矧余良德疎素是惕念  
惟畫一而守力行舊章可幸無辜善乎申公有言曰治  
顧力行何如茲周行可示犁然著蔡行則爲千秋之碩

畫不行則爲方策之空言余乃黽勉力圖觀于戶口之  
登耗而勞來休息之惠不可不務也觀于賦役之煩簡  
而劑量均一之規不可不守也觀于風俗之美惡而化  
導轉移之幾不可不審也觀于人才之盛衰而條教課  
試之法不可不慎也其他稽星土以察災祥審形勢以  
示守禦皆可按志而行之獨是土田雖嚴于改竄冒隱  
之禁而荒瘠者多延袤于山谿峒壑之間欲求如版籍  
之舊者其將能乎余非爲增諱言饒彼夫夥頤而沉沉  
者粵屬之滄桑纍纍而是惟增城爲甚良可慨哉司國  
計者由增城而推之列邑其軫卹之患有同然也其用

此書爲上達之副乎咄咄小臣其藉休光甚矣康熙癸丑知縣聊城許維岳

又序

志者史之流也古者天子有史以紀言書事而又分命輶軒採風列國以考土俗貞邪政教治忽著於典冊用垂鑒戒制綦重矣後世郡邑各有紀載亦倣古之遺意徵實傳信俾覽者有所感興畏惕焉故作史難而修志尤難非難于其權難於其時與其人也予增邑有志由來舊矣往歲癸卯重修不佞弼濫竽載筆矢公矢慎幸獲成書迄今已十年所猶兢兢抱知我罪我之懼頃邑

侯許公奉上檄續修前志干旌枉過飭詞致幣仍屬弼補綴會弼衰病伏枕且筆硯久熱無能應命力謝再三公竟不允不已乃扶杖勉強將原編細繹益歎志之所關者鉅非其人與其時莫克任其權也蓋昔者辨職方稽政治考賦役紀廢興列異績而勸循良表先型而著德業以至選舉登進節義幽貞靡不目舉網維無煩易轍惟是適當兵燹之後田卒汙萊井里荒涼人文寥落祥鮮覩記胥則間聞望治更化無踰今日幸公撫摩訓迪差有起色鴻漸安集鶡變好音絃誦日興雨暘時若宜民善俗之政足以比績往古而垂範將來則斯役也

豈非旣邁其人而復際其時哉獨弼以編氓朽質佐公筆削之權猶微露之於江河輕塵之於泰岱其奚有裨雖然志也者四封之形蹟具焉庶司之職守備焉風會之遷流繫焉民生之休戚關焉舉端可以該委酌古可以濟今弼增人也使不藉茲攷詢廣爲討論俾典型成憲校若列眉以造我桑梓不幾違

聖天子鏡矚遐荒之德意而負我公仁人君子之用心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繼今而涖吾增者按志而稽必因戶口之登耗而撫綏之因賦役之贏縮而寬紓之因興革之張弛而損益之

仰循卓風流則思興起覩前賢芳躅則思景從振作人文敦崇節義臻邽隆之化垂樂利之休增其庶有賴乎故善相馬者必範金以遺其式善治國者必修史以立其模志猶史也以備採風聿昭鑒戒夫孰非公之不朽功哉維時蒐羅纂輯則仍藉文學黎君粵俊專其任其黃君世徵鄭君志釗亦皆癸卯同校讐者今咸互相釐正焉其孝廉湛君鳳光匡予不逮采聽加詳不佞弼幸總其役與有榮施爰序之簡端若夫病腕不文公或不督過矣邑人盧弼

康熙

丙寅志序

縣曷爲而有志哉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在昔禹貢以辨疆域定壤賦周官以明規制春秋左氏國語歷代史以考沿革皆古今文獻之大者後世史亡而志起然則志固文獻之所繫不重且急乎方今

天子偃武修文亟亟焉集方輿勝覽寰宇一統等書彙纂於內稽往詔來猗歟盛矣旣又念天時人事政教風謠多所缺畧

特命各郡縣補修邑志此非欲昭明備廣勸懲之深意也哉余以菲材待罪增江每政暇時取邑志讀之肇自漢建安六年迄康熙癸丑千有餘歲文物典章實繁且

異常欲采詢纂輯以續成一方之實錄顧奪於簿書未遑焉無何憲檄下矣余曰此鉅典也遂謀諸學博葉君松齡王君啟宏會集邑之紳衿子弟維時士大夫咸推孝廉陳君輝璧明經鄭君志釗暨文學黃君世徵以董是役余因敦禮請焉陳君輩猶謝不敏余以邑志所係匪輕戶口存焉賦稅出焉山川之形勢人物之妍媸風俗之貞淫政治之得失莫不包括於中焉微子之任而誰任於是刻期張局三君互相搜羅遺者補之訛者正之旬日而稿竣舉以授余余覽之曰是可爲一方之實錄也已蓋志者誌事之書也於事則必備於筆則必嚴



增城縣志 卷之四  
使缺而弗詳無以攷也使詳而弗覈無以信也是故言  
祥瑞而不言災眚非志也言功德而不言罪過非志也  
言善不言惡言是不言非非志也今觀是書綱舉目陳  
詞嚴義著賢否美刺粲然可觀吾知百世而下產於斯  
仕於斯者莫不凜凜於勸誡焉則此志也寧不與周官  
漢史歷代文獻並垂天壤哉是爲序康熙丙寅知縣巢  
湖蔡淑

又序

古者列國必有史何哉一以攷士俗貞邪一以稽政教  
治忽俾因革損益洪纖得失之林靡不具載用垂勸誡  
備採風意深遠也今之郡縣卽古之列國郡縣有志卽  
列國有史然則志所關豈尠哉余增志修自康熙癸丑  
去今十有三年禮樂兵農類非其舊當斯弗紀後曷徵  
焉適巢湖蔡侯由部曹來尹吾邑下車之明年政浹人  
和百務具舉遂以志事謀諸邑士大夫曰今

聖天子偃武修文銳意典籍增雖有志然近事缺畧猶  
未完書也盍仰承德意亟續修之不踰時尋奉憲檄侯  
因偕學博葉君松齡王君啟宏會集紳彥而胥商之衆  
議僉同侯始諏期敦禮令余與明經鄭君志釗暨文學  
黃君世徵請載筆焉顧余荒疎淺陋實恥濫竽力謝再

三侯竟弗許迺勉承受事日與鄭黃兩君子各矢暗記各詢風謠掇拾蒐羅悉心討論若夫舊乘所載尙需攷辨者曾不輕爲增損焉書成復侯兩君又欲余題數言以紀其事余謂士生斯世一朝享君父祿則執筆操觚以經綸天下若猶未也卽裨官野史之微苟得寄一字于褒貶間亦足以備採風垂勸誡矧邑志尤爲文獻之大焉者乎雖然彰善癉惡以勵一方固儒者之責士瘠民窮四封凋敝亦君子所憂攷增昔時民饒且庶迄於今問其田田之沃荒異焉問其戶口戶口之登耗異焉問其貢賦貢賦之贏縮異焉夫同一地也何以盛衰興廢若是其風馬牛不相及也哉要非兵燹頻仍不至此吾願侯亟以此書上之當事行且獻之

朝廷異日

聖天子按志披圖萬里如見推恩軫恤惠及遐陬則增之黎元草木殆將食侯之德於無窮也夫於是兩君可其言遂命余次第書之乙卯科舉人邑人陳輝璧

又序

聖天子垂衣秉玉敷文教於四海而嶺嶠實當離明之位風氣日闢庠塾四布弦歌之聲相聞論者謂雖海濱比鄒魯焉增邑自宋明以來名臣鉅儒接踵相望流風

餘韻被於井里聲明文物之盛爲一郡最歲辛未一清  
奉

命備官是邦見其君子敦篤乎詩書彬彬焉道邇而藝  
褻其小人願樸而知禮恥爲浮薄谿刻之行蓋當退食  
之暇未嘗不私幸大化之翔洽俾守土之吏得拱手以  
受其成也雖然美璧盈尺不以一疵擯也而良工悼焉  
嘉禾被於野稂莠弗能害也而終畝者嘆焉夫豈無不  
若於教不謹於度以大煩洗滌者乎則清且恐且懼夫  
邑有原隰疆之理之邑有桑麻豐之殖之邑有訟獄平  
之息之邑有老疾養之安之邑有孤幼撫之鞠之邑有

俊良月燬歲煉以裁就之邑有忠臣孝子魁人鉅儒以  
及於閭井之間凡有一藝之長一行之美者大書特書  
表章而風勵之凡此皆令職也邑志之修自康熙丙寅  
至於今蓋六十餘年迨雍正辛亥之役復垂成而中廢

一清

受事以來載稽掌故見其漫漶殘缺輒憬然於心  
屬邑之老於文學者筦其事聽治少暇亦復不辭勞勩  
討論修飾夜以繼晝旣幸有成書此固非以矜撰著之  
長而示蒐羅之富也夫亦以增民幸際太平之盛產自  
名邦耳濡目染以漸摩於說禮敦詩之澤詩有之維桑  
與梓必共敬止夫桑梓也而必以敬共將之況其邑之

文獻乎其益自奮勉斲削淘汰務去其疵累則賢且智者固將追前哲而從之如驂之勒卽愚不肖者亦可以薰於善良而成其比戶可封之俗然後奉是編以上之於明廷而報政之成一清其與有光焉是爲序乾隆

甲戌翰林院庶吉士縣令管一清

嘉慶 庚辰志序

增志距前志之稽修歲星已閱五週天我

皇上乘離御宇至於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嶺嶠屬南服火之所房光遠有耀大麗文明之象而增邑又駸駸度出各屬之邑之最考文徵獻有自來矣曩日勒銘鼎鉦

休光俎豆首屈二獻以爲圓樞而崔清獻實產其地焉暨夫接緒伊洛要道氏綜競景白沙以暢宗旨而湛文簡實連其鑣焉火德昭融炎精孕毓令公之里鄭公之鄉增詎非荆山瓊島而不鬯其英華者哉頃承制憲敎下徵各屬邑乘彙灑鴻編邑薦紳僉謀香戢網羅遺佚都署哀集而鏡諸木亟圖報命不以不佞爲不敏謬免以膺鈿規之責謝固有未能矣夫製美錦者必先理其絲庶有條而不紊成大厦者必豫構良材庶運斤以成風善乎左太冲有言美物者貴依其本讚言者貴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矧夫志者憲章之所係非老於

典故者不能咀含典籍之菁英貫串棗敷之義蘊一夔之辨可尋三豕之疑無誤得不藉勉十舍之勞乎然而前事爲後事之師因雲灑潤芬澤易流乘風載響音徽自遠檢閱蔡志規模塗附越擷管編取裁幅窄補所未逮闕所不知斯亦考鏡得失之林也是故珠緣纍串而聚星藉交錯而輝集羣策以舉一事其事易集判衆長以襄各事各任之功而其功更著凡夫規畫剗制風氣習尙典禮文章官階耆舊探幽抉隱溯流會源諸君子學者山淵如副貢黃君良貴廩貢趙君光儀茂材賴君逢春湯君日躋鄭君國棟林君嘉譽黎君傳類彬彬儒雅各擅厥美至於羣言黼黻和聲揚盛閎聽管蠡以綴簡端范蔚宗曰博摭可不及整理未必有媿肄業及之儻其然乎是爲序嘉慶歲次庚辰仲夏進士前任安徽霍邱知縣奉新李寶中撰并書

又序

縣有志猶國有史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私史猶未作也自鄭書晉乘魯史作而列國有史斯郡縣之志繇是興夫志者識也識一縣之事學校修焉貢賦定焉祀典舉焉兵制肅焉倉庫實焉囿園清焉風俗正焉作史者非具三長去五難安能免煩而不整

俗而不典書不實錄之議也哉增邑志修自乾隆甲戌迄今五紀有奇兵刑錢穀人才風俗廢舉不一及茲弗輯厥後奚徵適督粵阮制軍以鴻才節鉞嶺嶠命修廣東通志檄州縣輯草志時邑令趙侯署篆徵余主其事余不敢以不文辭爰偕家副貢良貴暨廩貢趙君光儀文學賴君逢春林君嘉譽黎君傳鄭君國棟分任其職黽勉從事搜羅遺失校正譌訛閱歲朞而蕝事焉惟我增廣南望邑文教聿興自古亞奭嶺外觀光恩流綿竹崔清獻德業勛名千秋碩彥湛文簡文章道學一代儒宗胡湘江之於閩滇衡文兼能敵愾盧黃門之於川蜀

秋肅繼乎春溫皆其卓犖出者也夫賢豪孕毓藉山川之秀靈黎庶噢咻賴邑宰之化導後之涖茲土者披其簡牘齊其政刑敷五教而士習端矣則三壤而民生厚矣崇秩祀而禮樂興矣嚴汎防而疆圉靖矣豫積儲而凶穰備矣省狂獄而刑罰慎矣採風謠而貞淫判矣政治人和仁風披拂以鳴我聖天子太平之盛豈不休哉至於攷文徵獻比事屬辭擬董狐之直書追南史之執簡擅三長五難之具上以副制軍之命下以慰趙侯之徵得與列國之史竝垂不朽是所賴於諸君子之多才而知我罪我之由余實未之敢任因弁數言以俟後

之採風者是爲序鄉進士歷任直隸靈壽順義平鄉雞澤知縣邑人黃應桂撰

又序

事有不相謀而適相值者一邑之秀靈鍾毓千百年之文獻昭垂掌故攸關修而明之光而大之豈惟衆志之所欣而鳴琴著績莫先於此何幸而躬受其成哉予奉檄來守此土兢兢焉唯風土人情興廢利弊奚先而急奚後而緩欲進紳耆周諏延訪細意商榷獲操勝算俾資藉手念固有獨注矣甫入境縣吏循舊式捧邑乘祇謁櫛而繙之成憲具在不啻張之鵠而樹之標心目間

隱隱有端倪可得而尋者昔人以不讀史治亂興衰之故未由推測等諸穴壁譬於冥行豈不謂然獨是按圖索驥驥未必於圖而卽其真刻舟求劍劍未必於舟而稱其償增邑前志之修距今六十載其間天時人事之推移滄海桑田之變易以昔類今吾烏知今不異於古所云耶今奉上憲開局大修廣東省志其各郡州邑志均諭重修增邑人士以其事公屬孝廉黃君應貴暨副車黃君良貴廩貢趙生光儀文學賴生逢春湯生日躋鄭生國棟林生嘉譽黎生傳忝互考訂襄集成編進而請曰草創已就願假潤色子惟下車伊始試士勸農剔

奸清訟諸急務方將竭蹶施行流惠下民上副聖天子  
鏡燭遐方之德意奚暇以翰墨爲勲績詞采爲君子哉  
因敦延子同年春蹊李公代子校定而焜煌之今考其  
建制隨時而沿革田賦隨地而損益至戶口之殷蕃人  
民之彬郁駸駸乎駕前代而上之披讀之餘真覺山川  
重秀星日增輝不居然大備而無憾乎予雖未身親其  
事而樂告厥成功將允協乎衆志而深嘉在局諸君子  
懷鉛握槧敦桑梓敬恭之誼數典而不忘也爰不揣固  
陋而爲之序嘉慶二十五年仲夏賜進士出身知增城  
縣事宜黃熊學源拜撰

典謨

世祖章皇帝

御製大清律序

順治三年

朕惟

太祖創業東方民淳法簡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  
天庥撫臨中夏人民旣衆情僞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  
入頗煩擬議律例未定有司無所稟承爰敕法司官  
廣集廷議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增損劑量期於平允  
書成奏進朕再三覆閱仍命內院諸臣校訂妥確乃  
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爾內外有司官吏敬



此成憲勿得任意低昂務使百官萬民畏名義而重犯法冀幾刑措之風以昭我

祖宗好生之德子孫臣民其世世守之

卧碑

順治九年二月禮部題定奉

欽作刊立卧碑曉示生員

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

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于後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知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爲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爲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爲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當思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

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官司衙門不可輕入卽有切已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亦不許牽生員作証

一爲學當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當從容再問毋妄行辯難爲師者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

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聖祖仁皇帝

上諭十六條 康熙十六年

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告以全善良誠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讎忿以重民命

御製訓飭士子文 康熙四十一年

增城縣志 卷之四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  
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  
剔弊端務令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  
意乃比年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  
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粹難改易之故也  
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  
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序爾諸生  
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  
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  
考業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  
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  
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  
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  
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  
邀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勿齒縱倖脫褫扑濫  
竊章縫返之于衷寧無愧乎况乎鄉會科名乃掄才  
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因不逢年  
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  
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  
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

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  
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  
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  
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  
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  
特爾身有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  
他求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愒勿傲毀方躍治暴棄自  
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教也旣負栽培復甘  
罪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  
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  
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望否則職業勿  
修咎亦難追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聽之  
哉

諭知州知縣

雍正元年

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  
之始基也貢賦獄訟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綦重  
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  
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氣以愛民爲先  
務周察蒞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寔循卓自有其  
名非內聚賄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

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樑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濟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諮詢明試至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今海內群黎皆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纘

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爲

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潔已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宁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朘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徇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貸與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已橐而漫云且俟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初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

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爲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叅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朘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爲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其賢否也特諭

諭勸農

雍正二年

上諭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爲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厯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田正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獲欲室家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畯日在田間皆爲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督率有司悉心相勸並不時諮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爲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爲勤矣再舍

增城縣志 卷之六  
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栢桐可以資用卽榛楛櫟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盜竊亦爲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朕惓惓愛民之意寔心奉行

倘視爲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其不可也

諭閩廣百姓各務本業

雍正五年

上諭閩廣兩省督撫常稱本省產米甚少不足以敷民食總督高其倬亦曾具奏巡撫楊文乾則云廣東所產之米卽年歲豐收亦僅足供半年之食朕思本省之米不足供本省之食在歉歲則有之若云每歲如此卽豐收亦然恐無此理或田疇荒廢未盡地方或耕耘怠惰未用人工或奸民希圖重價私賣海洋三者均未可定昨曾面諭九卿今廣西巡撫韓良輔奏稱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於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

之人惟知貪財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烟葉青  
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廣西地瘠人稀豈能以所  
產供鄰省多令販運等語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知  
閩廣民食之不足有由來矣令二省督撫等悉心勤  
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業盡力南畝不得貪  
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至於園  
圃果木之類當俟有餘地餘力而後爲之豈可圖目  
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籌畫於養命之源以致緩急無  
所倚賴而待濟於鄰省哉假若鄰省或亦歉收則又  
將何如哉該督撫等務須諄切曉諭善爲化導俾愚  
民豁然醒悟踴躍趨事則地方不致虛耗而米穀不  
致匱乏矣特諭

詔禁賭博

雍正七年

上諭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者之所深惡若好爲賭博  
之人又不止于游惰而已荒棄本業廢盡家資品行  
日卽于卑污心術日趨于貪詐父習之則無以訓其  
子主習之則無以制其奴鬪毆由此而生爭訟由此  
而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爲人心風俗  
之害誠不可以悉數也大凡爲不善之事者雖干犯  
功令猶可得微利於一時而獨至賭博則今日之所



得明日卽未必能保若合一年數月而計之勝者與負者同歸于盡此天下人所共知者而無如邪僻之人一入其中卽迷而不悟且甘爲下賤而不辭者大可悲矣數年以來屢降諭旨嚴禁而此風尙未止息者則以製造賭具之尙有其人而有司之禁約未嘗盡力也百工技藝之士可以獲利營生者何事不可爲而乃違條犯法製此壞風俗惑人心之具其罪尙可言乎嘗思賭博之風所以盛行者父兄爲之子弟見而倣之家主爲之奴僕在旁見而倣之甚至婦人女子亦沉溺其中而不以爲怪總因習此者多故從風而靡者衆也假若嚴行禁止使人不敢再犯則日積月累後生子弟無從而見卽無從而學此風自然止息無俟條教號令之煩矣凡地方大吏有司有化民成俗之責而乃悠悠忽忽視爲平常安辭溺職之咎今特定本地官員勸懲之法以清其源嗣後拿獲賭博必窮究賭具之所由來其製造賭具之家果審明確有証據出於某縣將某縣知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留任督撫司道等官各降一級留任如本地有私造賭具之家而該縣能緝獲懲治者著加二級知府著加一級督撫司道等官著紀錄二次將此

勸懲之法永著爲例於雍正庚戌年爲始著該督撫通行曉諭使城邑鄉村及遠陬僻壤咸使聞知特諭

諭沿海弁兵

雍正七年

上諭粵東三面皆海各省商民及外洋番估攜資置貨往來貿易甚多而海風飄發不常貨船或有覆溺全賴營汎弁兵極力搶救使被溺之人得全軀命落水之物不致飄零此國家設立汎防之本意不專在於緝捕盜賊已也乃沿海不肖之弁兵等利欲薰心貪圖財物每於商船失風之時利其所有乘機搶奪而救人之事姑置不問似此居心行事更甚于盜賊無

耻殘惡之極豈國家弁兵忍爲之事乎如雍正六年八月間有福建龍溪縣人徐榜貿易西洋行至廣東新甯縣地方遭風損船廣海寨守備鄧成同兵丁等巡哨至彼撈獲銀錢私相分取而坐視徐榜等在危困之中不行救獲此案現在題叅候審又聞有香山縣澳門番人月旺貿易交趾于雍正六年十二月在琼州府會同縣遭風損船該汎百總文秀卽駕小船搬運貨物及至登岸止還本人緞疋銀器數件其餘藏匿不吐地方官現在查追似此貪殘不法之事廣東福建二省居多而他省沿江濱海之營汎亦所不

免此皆該地方督撫提鎮等不能化導於平時又不能稽查懲究於事後以致不肖弁兵等俱有圖財貪利之心而無濟困扶危之念也嗣後若有此等應作何嚴定從重治罪之條使弁兵人等有所畏懼儆戒著沿海督撫各抒己見議奏到時九卿會同再行定議此旨頒到之時著一面卽行出示宣諭弁兵等一面定議具奏特諭

諭重農

雍正七年

上諭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爲首務書陳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脩叙田家之力作論

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省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各覺漸貴閩廣之間頗有不敷之慮望濟於隣省良田地土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爲養命之寶旣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

而不可存輕棄之心且資之者衆尤當隨意撙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數人如此則所積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養生家以食少爲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況脾主於信習慣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菽粟安可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爲果木之場廢饗殮之恆產以俾圖贏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干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爲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且但顧目前不爲久遠之計故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移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勤懇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穡爲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兩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乏於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種之功不足豈

非小民習於怠惰而有司化導者有未至耶或者曰  
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  
說諺云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  
耕作收穫豐盈至價賤而難於出糶朕必多發官價  
以糶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資也朕  
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  
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  
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於勉強且以米穀  
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爲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

寶重仰冀

天心默佑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  
樂土朕旣爲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天貺爾等紳衿  
百姓獨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之需旣  
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意撙節則天心頻頻賜眷  
長享盈甯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必上干天  
怒不蒙賜賚而水旱災禳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有  
爽哉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  
試思穀食之與肉食孰重孰輕孰急孰緩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爲黍養物類之用豈不干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惓惓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務本業以杜浮糜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庥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特諭

欽定訓飭州縣規條諭

雍正八年

上諭收令爲親民之官一人之賢否關係萬姓之休戚故自古以來慎重其選而朕之廣攬旁求訓勉告誡

冀其奏循良之績以惠我烝黎者亦備極苦心矣惟是地方事務皆發端於州縣頭緒紛繁情偽百出而膺斯任者類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練習於平時而欲措施于一旦無怪乎徬徨瞻顧心志茫然卽採訪咨詢而告之者未必其盡言無隱此古人所以有學製美錦之歎也向以大學士朱軾左都御史沈近思外任多年周知地方利弊雍正二年會令二臣商酌規則以爲州縣之南車乃書未就緒而沈近思物故邇年以來朱軾復時多病此事遂至遲延去年始降旨委諸總督田文鏡李衛今二臣各抒所見繕錄諸條

以進朕親加披覽見其條理詳明言詞剴切民情吏習罔不兼該大綱細目莫不備舉誠新進之津梁庶官之模範也在二臣各就其所閱歷者而言繁簡同異之間不必一致而慎守官方勤恤民隱興利除害易俗移風其大指則一而已矣爰就本文付之剞劂頒賜州縣官各一帙俾置之几案間朝夕觀覽省察提撕治效未臻必思所以勉之弊端未革必思所以去之本之以寔心行之以寔力毋始勤而終怠毋靜言而庸違如此則不但國家得司牧之賢草野有父母之頌而爾等身膺顯擢叨被榮光福貽子孫名標

史冊豈不美歟特諭

嚴禁四惡

乾隆元年

上諭朕聞奸宄不鋤不可以安善良風俗不正不可以興教化閭閻之大惡有四一曰盜賊三代聖王所不待教而誅者也二曰賭博干犯功令貽害父兄以視周官之罷民未麗于法而繫諸嘉石收之圜土者罪有甚矣三曰打架卽周公所謂亂民孟子所謂賊民也四曰娼妓則自周以前人類中未嘗有此四惡者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爲善之害莫大于此是以我

增城縣志 卷之四  
皇考愛民之深憂民之切申嚴究禁戒飭守土之官法  
在必行日夜捕緝積歲月之久然後少響馬及老爪  
賊而商旅以寧賭博及造賭具者漸次改業而家室  
以安聚黨打架者斂迹而城市鄉鎮鮮鬪囂娼妓遠  
藏不敢淹留於容店此

皇考十有三年政教精神所貫注而海內臣民顯見其  
功效寔享其樂利者也朕自嗣位以來蠲免租賦豁  
除貽累裁革積弊增廣赦條無非惠保小民使得從  
容休息衣食滋殖無識諸臣悞謂朕一切寬容不事  
稽察以致大小官吏日卽縱弛民間訛言諸禁以開

風聞直省四惡皆微露其端倪卽如天津一帶私鹽  
橫行無忌恐其他類此者相繼而起是守土之官敢  
悖

世宗憲皇帝之明旨墮十有三年之成功而戕賊善良  
傷風敗俗也自後州縣官有政令廢弛使四惡復行  
于境內者該督撫不時訪察卽行嚴叅督撫司道郡  
守有不能董率州縣殫心捕治或被內外臣工核寔  
列叅或朕訪聞得知必以溺職治罪與苞苴受賄賂  
等決不敢貸爾諸臣慎毋泄泄沓沓自取殃咎戒之  
戒之特諭



禁州縣冒充書役

乾隆元年

上諭朕惟州縣爲親民之吏自宜廉平不擾懋著循聲乃獄訟催科之際官民情意易致睽隔百姓潛受苦累而無由自訴者則以書役之爲害正劇州縣官不知所以振刷而剔除之也朕訪聞直省州縣衙門經承之外必有貼寫正役之外每多白役聚此數十輩無賴之徒假托公務橫肆貪饕其爲小民擾累何可勝言故有獄訟尙未審結而耗財于若輩之手兩造已經坐困者矣額糧尙未收納而浮費于催徵中飽于蠹胥已什去二三矣其餘勾緝命盜因緣舞弊遇事生風株連無辜賄縱要犯大率貼寫白役之爲害居多各直省督撫務宜嚴飭各該州縣將所有吏役按籍勾考其有私行充冒者悉行裁革設正額書役寔不敷用不妨于貼寫幫役中擇其淳謹者酌量存留亦必嚴加約束毋得非時差擾至于經承正役務須時刻稽查倘有壞法擾民之事立即按律重懲庶使若輩知所顧忌不得肆其伎倆倘或明知故縱姑息養奸又或喜其巧于趨承受其蒙蔽此則不愛百姓而愛吏役卽屬戕害吾民之甚者也爲民父母其忍出此乎且胥吏之爲害不止州縣衙門已也凡徵

解錢糧上司書吏輒向州縣衙門書吏索取費用而  
縣吏假借司費紙張名色派索花戶又如徵解漕糧  
時糧道衙門書吏需索縣吏規禮因而縣吏亦遂勾  
通本縣家人盤踞倉廩于正額外多取耗米稍不遂  
意百般留難遠鄉小民以得收爲幸守候爲艱不得  
不飽其貪壑又聞院司衙門凡州縣申詳事件每先  
發各房書吏擬批送籤書吏從此作奸射利遲速行  
駁之間得以上下其手蓋衙蠹之爲擾自上及下正  
不自州縣始也是在爲督撫者整肅紀綱立闔省之  
表率而監司守令各奉厥職互相糾正則弊絕風清  
民安衽席朕惠養元元之恩意得以周浹閭閻矣特

諭

恤災分數 乾隆三年

上諭各省地方偶有水旱朕查蠲免錢糧舊例被災十  
分者免錢糧十分之三七八分者免十分之二六分  
者免十分之一雍正年間我

皇考特頒諭旨凡被災十分者免錢糧十分之七九分  
者免十分之六八分者免十分之四七分者免十分  
之二六分者免十分之一實愛養黎元軫恤民隱之  
至意也朕思田禾被災五分則收成僅得其半輸將

國課未免艱難所當推廣皇仁使被災較輕地畝亦得均沾恩澤嗣後著將被災五分之處亦准報災地方官查勘明確蠲免錢糧十分之一永著爲令欽此諭民因地制宜資生養贍

乾隆七年

上諭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其爲天下萬世籌贍足之計者不獨以農事爲先務而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樹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澤事使山林川澤邱陵之民得享山林川澤邱陵之利夫制田

里教樹畜岐周之善政管敬仲云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如果園圃虞衡藪牧之職以次修舉于民生日用不無裨益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凡資生養贍之原不可不爲亟講夫小民趨利如鶩亦豈甘爲情願舉山林川澤天地自然之利委爲棄壤哉良以疏闢之初豪強旣羣起而爭管業之後奸民又多方戕賊地方有司每視爲資產細故不爲申理此所以寧荒其業耳督撫大吏身任地方所當因地制宜及時經理其已經開墾成產者加意保護或荒墟榛壤以及積水所

滙有可疏闢者多方相度籌畫俾地無遺利民無餘力以成經久優裕之良法至于竭澤焚林并山澤樹畜一切侵盜等事應行禁飭申理之處轉飭地方官實力奉行該督撫不時稽察務令從容辦理以期實效毋致私毫滋擾尤毋得日久因循以仰副朕惠養斯民之至意欽此

御製義利辨

嘉慶十四年

義利者何公私之別耳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當取之利必合於義未嘗不可以語人公之謂也背義而取之利害必隨之故

不可以語人私之謂也公即天理私即人欲存心天理必不妄取若徇人欲必至敗度所謂博施濟衆與天下之人同天下之利富有四海澤被八方豈損上益下哉寔自益耳若橫征暴斂聚財積貨圖目前有限之歡娛貽身後無窮之大患豈損下益上哉乃自損耳君道如是臣節亦同事君以敬爲先爲政以廉爲本順理而行屏除物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違義之利絲毫不染旣非悖入之財斷無悖出之事誠全身遠害之大猷福延子孫名煥簡冊賢臣之所願也好貨財者自有肺腸逞其

貪心縱欲徇利不顧不義罔恤國家親其所不親  
爲人所不爲卒至惡積日深禍由自作身被刑戮  
妻子流離無一倖免良可悲夫總由不辨義利不  
辨公私不明理欲不顧是非之所致也財散民聚  
重義而輕利也公天下之大道堯舜禹湯文武仁  
政之大端也財聚民散見利而忘義也徇一己之  
私欲桀紂赧獻失國之大畧也無遠慮必有近憂  
圖大利終憂大害君臣同應儆戒上下交相勸勉  
庶幾朝無佞臣郡少貪吏民鮮攘竊戶有蓋藏將  
見政簡刑清風淳俗美我君臣期共勉之繫以銘

曰

識見毋小心志勿馳大智不惑大勇不移錙銖較  
量堪憫愚癡視財如寶惡因日滋水滿必決貨積  
禍隨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如是奚不慎思日  
宣三德夜凜四知非義不取至公無私寸心不放  
暗室不欺富藏天下俗臻皞熙百工弼亮成此銘

詞

諭禁州縣書差擾害

道光十年

上諭御史王鑄奏請嚴禁州縣書差擾害一摺國家設  
官在于安民莫切于州縣州縣中擾害百姓者莫甚

于書差書差之弊不除州縣雖潔已奉公百姓終不免于擾累如該御史所奏州縣書差奉票傳人必向兩造需索差錢差役需錢至百餘千及數百千之多書吏所索必加一倍其欲不飽必多方勒索遂其所欲而止又于地方殷實之家搭台擾害每每結連訟師土棍平空捏造事端商令一人出控隨令數人說合詐錢分用魚肉鄉愚至州縣辦理命案傳訊鄰右期得寔情書差輒借查傳鄰右之名將同村居民挨門傳喚用言恐嚇並擾及數里之內名曰飛鄰致無辜濫行拖累至匪徒結夥營私必不能瞞書差耳目

書差受其成規代爲包庇或潛通消息是以州縣緝捕雖勤匪徒每不能卽時弋獲種種擾害情弊不可不嚴行查禁着通諭各督撫嚴飭州縣于書差人等務須嚴加約束遇有前項情弊立卽澈底根究按例懲辦毋得稍事姑容並令該管道府不時留心查訪以除積蠹欽此

諭廣東文武統兵官速勦會匪收復城池

同治四年

上諭軍機大臣等廣東自會匪滋事以來僅接葉名琛兩次奏報見在已逾三月肇慶府城高明順德惠來等縣是否收復攻撲省垣之賊如何擊退海陽自北

礮臺被占後作何勦辦其花縣等十四州縣有無另  
被賊踞文報遲延尙未據該督撫等續奏本日侍郎  
羅惇衍奏大股賊匪仍在廣州北門外三元里地方  
屯聚英德已陷肇慶所屬已失去十一州縣廣州所  
屬之順德花縣清遠增城亦皆淪沒等語朕心寔深  
焦灼該侍郎請用勦撫兼施之策欲慎選賢令使之  
收復各城並令紳耆團練鄉勇所奏不爲無見惟該  
省羣盜如毛雖勦之不可勝勦然非先攝以兵威而  
遽議安撫恐此等藐法之徒未必帖然心服至所謂  
離散黨與以賊攻賊或亦勦捕之一法閩楚援兵前

據駱秉章奏已調辰沅兵丁一千名王懿德亦派福  
建省標並漳泉各營精兵五百名添僱漳勇二百名  
委令總兵慶寅統帶前往此兩項兵勇已陸續抵粵  
其續諭王懿德再選閩浙兵二三千名由海道赴援  
諒亦不日可到援師雲集加以本省兵勇足敷攻勦  
着葉名琛等迅將近省賊氛盡數掃蕩並嚴飭各路  
統兵文武各官克復城池勿再遷延致令滋蔓該侍  
郎所奏並着查看情形酌量辦理原摺鈔給閱看

諭禁州縣擅用非刑

同治四年

上諭羅惇衍奏州縣擅用非刑請飭禁止等語向來州

縣各官妄設刑械及私立班館等弊例有明禁乃近來州縣於刑法之外往往私用非刑獲犯到案肆意拷撲橫加酷虐卽偷竊小犯亦或立斃杖下殊失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之道着各直省督撫嚴飭所屬各州縣於詰姦禁暴之中仍宜存心矜恤凡妄設刑械及私立班館等弊務卽嚴行禁止不得任意殘酷以刻爲能致令民不堪命用副朝廷明慎用刑至意

諭飭廣東士民速葬親柩

同治五年

上諭羅惇衍奏請飭士民速葬親柩等語子孫久淹親柩不葬本干例禁近年習俗相沿或因拘泥風水或

因貧窮乏資遂將親柩停留久不安葬問心其何以安着各該省督撫飭令所屬各州縣廣爲勸諭務使士民咸知速葬之義不得藉故淹留致干罪戾至軍務被擾地方屍骸暴露尤堪憫惻前曾諭令各省隨時掩埋仍着寔力奉行並飭令各地方官與該處紳民將叢塚義莊酌量興辦

諭裁減廣州府屬征收米折及酌定銀數

同治六年

上諭瑞麟蔣益澧奏裁減廣州府屬征收米折酌定銀數一摺廣東廣州府屬十四縣征收色米價銀前經諭令該督撫覈寔裁減酌議章程具奏茲據奏稱擬



自同治六年正月初一日始南海番禺二縣每民米一石連耗折征銀五兩八錢香山新會順德龍門四縣每民米一石連耗折征銀五兩五錢花縣增城三水清遠四縣每民米一石連耗折征銀五兩東莞新安從化新甯四縣每民米一石連耗折征銀四兩八錢此外不准絲毫浮折通計廣州府屬十四縣每年減征銀一十六萬五千四百餘兩著照所請由該督撫等出示通行勒石永遠遵行經此次核減之後倘有不肖官吏巧立名目暗中增收或縱書差苛索一經發覺卽着嚴參按律懲辦此外各府屬所征色米是否有累於民應如何酌減之處並着該督撫體察情形分別核議具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諭廣東督撫嚴禁頂凶擄贖械鬪諸弊 同治九年

上諭御史宋邦德奏廣東積弊數端請仍飭嚴禁等語頂凶擄贖械鬪諸弊本干例禁若如該御史所奏廣東近來此等風氣仍所不免總由地方官平時遇事因循不能寔力整頓以致刁民挾仇尋釁轉以無辜論抵良民被擄勒贖匪黨肆行無忌或以口角微嫌釀成巨案或以挖掘墳墓結訟經年種種惡習寔爲

閭閻之害著該督撫剴切曉諭嚴行申禁並慎選廉  
明之吏隨時認真查辦如有各項弊端卽行從嚴懲  
治以挽頹風

增城縣志卷之首終

